

种花记

徐华敏

一缸荷花满庭香

刘峰

徜徉小院，见春光繁茂，忍不住拿起手机，对一朵花寻求多个角度去拍。心下莞尔，不知古人会不会如我这般恋着一朵花儿。我甚至想，易安居士倘活在今世，必定好发微博和微信朋友圈。她喝上一坛好酒，即泼墨挥毫，写下“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，就连下一场雨，也要写出“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”这样的千古名句；荡一次秋千，更要作文记之。那么，她面对花开满园，哪有不写几句的道理呢？

我此番说起易安居士，着实

是为开脱自己的窘迫。几年前的小院，一片荒芜，生满了杂草和荆棘。一日闲读，恰好翻到高骈的诗文：“绿树阴浓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水晶帘动微风起，满架蔷薇一院香。”心中一漾，彻底激起了要建一个属于自己小花园的欲望，嗯，那花园的名字就叫“蔷薇小院”。我虽是个凡人，也要把生活过得像诗一样美好。拿起镰刀，砍去荆棘，挥动锄头，翻去杂草，这些个杂物在太阳底下曝晒几日，绿色已成枯黄。一个余晖笼罩的黄昏，我把这枯枝杂草铺成个两米长、一米宽的平面，扬一层薄土在上面，再铺上枯枝杂草，这样一层土一层枯叶，重复铺上数层，一个土堆就算完成了。我围着土堆点燃几处枯草，火苗瞬间蹿出来。枯枝燃尽，火就烧进土里。明月下，不见火光，浓烟如条条苍龙，不断奔腾升起。等到白日，土堆外表焦黑，里面暗火隐约，体积也小了很多。几日后，土堆渐冷，枯枝杂草和土皆被烧成黑色，这就是农村祖辈最天然的有机肥。

小院被清理干净的地方，以扇形铺呈在眼前。我找来废旧栅栏，围好边界，取名“如园”，亦希望生活如愿吧！我买来许多月季花，按自己喜好划好位置。如园的黄土黏性重，植物种下去，根系不能自由舒展，终会越



一吻情深 周文静 摄

来越羸弱，甚或失去生命力。这时我烧的土粪就派上了大用场。首先挖个大坑，将土肥与挖出的黄土拌匀，垫在坑底，再栽下月季，根部依然用拌好的土填紧实，最后浇水，水须浇透为止。这样看似简单的栽种，因大有成效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几年下来，各色月季早已铺满如园。人的欲望，总如春园之草，日有所增。随后，我已不再局限于这单

一的品种，开始补种绣球、百合、剑兰等花草。我也从一个植物小白，成长为一个可以如数家珍的花农。见满园蓬勃，一日我又抱回两只小狗，一只肉乎乎的小柯基和一只小精灵似的小柴犬，花园里有了小动物，就像漆黑的夜空忽然闪亮了星辰，瞬时生动起来。我趁闲暇，买来花砖，自己动手铺了花园小径，又竖起架子，月季沿架疯长，幻变成一排花廊。一阵风吻过，满架蔷薇晃动起一园的芬芳，我走在园里，心都醉了。今年五月，月季和各种花儿皆在竞相开放，尚在前往如园的路上，若有若无的月季花香已然萦绕鼻尖，愈往里走，花香愈浓，走进花廊下，香气如潮似浪，咆哮而来，瞬间包裹住自己。如园一角，我放了一张闲桌，铺上白色桌布，几把椅子随意摆放着。工作之余，我在花园里捧起一本书，把时间都忘记了。要好的朋友，纷纷赶在五月繁花时，带着爱看的书，相约一起来看花。

才进如园，友人的惊呼声就一浪高过一浪，她们一个劲儿地问起月季花的名字。王妃，是那棵冠幅两米，有浓郁香气的橘红色大灌木；这棵绽出仙气飘飘淡粉色花瓣的是女王；攀缘在栅栏上，开满紫色大花的是合唱团；花廊上是龙沙宝石、蒂娜、自由……在高大灌木的月季空隙里，还有多年生草本的线状植物，其中一片花，开得像穿裙子跳舞的小仙女，叫耬斗菜。呵呵，名字叫菜，实不是菜，这被名字耽误的花儿，不知受了多少委屈；毛地黄，花穗长长的，像在风中吹响了紫色或粉色的喇叭；金鱼草，一粒粒紫色的小花，躲在叶片下，忽隐忽现。夏绣球似乎愤怒了，硕大的紫色花球，睥睨众生般，在宽大的绿叶上自顾摇曳生姿……我与友人围坐花间，聊天，喝茶，听清风鸟语。

花园一侧，有棵高大的樟树，树冠如盖，膀阔腰圆，三五人不能合抱。还有一棵冰糖李，今年的果子没有往年多，但在这段时日，足够养育这片山林间的鸟儿。晨昏之际，鸟叫声格外清亮活泼，啾啾啁啁，像在畅谈，又像在争辩。杜鹃鸣声悠远，胜过了笛笙；夜莺鸣声短促，如误触琴弦；更有白头翁、斑鸠和许多叫不出名的鸟雀，皆扑腾翻飞于枝叶间，啄食果子。一个朋友说，再有几日，这李子就会软甜如蜜了，我们应该把生活过得如此这般才好。众人皆笑，两只小狗也安静地卧在我们脚边，听得入迷。

庭院有一口缸，平素一直闲置。用作水缸，嫌小；用作盆景，太深；用来养金鱼，偏大；用来贮粮食，略浅；不得已弃之一角，交付风雨，空对星月。

何妨养一缸荷？！

初春，母亲灵光乍现，发现此物养荷花再好不过，大小适中，深浅合宜，于是叫上我购回藕种。归来，将缸擦拭一新，倾入一尺清水，又从附近池塘挖来淤泥倾入，植入藕种，俄顷，水如墨染，不久淤泥沉淀，水复变清，如栖了一团乌云。

仅几日，小荷尖尖，探出水面，柔柔的、嫩嫩的、怯怯的，淡青中带一点鹅黄，一副刚刚苏醒的模样，悄悄将这个世界打量；不久，荷儿舒展开来，铺在水面，如漂了一层蛋清，惹人爱怜。

下过几场雨，再瞧此缸，只见纤纤荷梗，中通外直，枝枝朝天竖起，撑着一把把绿伞，亭亭玉立，风致楚楚，清香淡淡，温婉可人。奇怪的是，从泥中竟长出了水蓼菖蒲，摇曳生姿，野趣横生。

为使一缸荷更添韵致，饶有情趣，母亲放入了几尾橙红色的小金鱼，俏丽而活泼的它们，“哧溜”一摆尾，就游入荷叶投下的暗影里，不时吐出一串串细小透明的小泡泡，红艳艳的霓裳，在水里若隐若现，宛如洒了几朵朝霞。

一日清晨，推开窗户，只觉一缕清香，扑面而来，鲜润而馥郁，低头而望，只见一丛碧绿的荷叶里，挑出一枝粉红的荷花，一瓣瓣花萼，白里透红，犹若美人的脸；一根根花蕊，色泽金黄，宛如美丽的流苏，竟捧起了一个黄里透青的娇嫩的小莲蓬。细瞧之下，竟发现荷丛藏着好几个花苞，青中透红，拳头大小，一副羞涩无比的样子，令人怦然心动。

炎炎夏日，姗姗而来！

这一缸荷，已呈竞相绽放之势，每日达十几朵之多，朵朵鲜妍，稚绿娇红，香盈庭院，沁人心脾，予人清凉。宋代文学家周敦颐《爱莲说》云：“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”我思忖，他写的是水中的莲花，因距离原因，只能远远观赏，但是这一缸荷花，就在庭院，近在眼前，触手可及，可随时亲昵，真是幸福至极！

《浮生六记》云：“夏月，荷花初开时，晚含而晓放。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，置花心，明早取出，烹天泉水泡之，香韵尤绝。”我也学着芸娘的做法，取一撮茶叶，用纱囊包裹，于黄昏置于初绽的花蕊间，翌日拂晓取出，用之沏茶，啜一小口，只感觉一缕茶香含着荷花的清芬，袭在舌尖，润在咽喉，令人颊齿生香，去浊脱俗，飘飘欲仙。

最喜雨夜。一个人坐在窗下，天地茫茫，唯剩雨声，那淅淅沥沥的雨打在荷叶上，飞珠溅玉，沙沙有声，如古筝在拨，似琴弦在弹，若幽泉在鸣，灌入耳廓，酥酥麻麻，清清凉凉；当风拂来，聚满雨珠的荷叶，斜向一边，玉露泼出，哗然作响，有一种“却是池荷跳雨，散了真珠还聚。聚作水银窝，泻清波”的意蕴。

当骤雨初歇，碧空如洗，一团皎月横空，星星乍现，于墙角传来唧唧虫鸣，清越悦耳；再看这一缸荷花，叶上玉珠滚滚，花间清露冷冷，那月色泻在花叶间，泛着清光，闪着幽芒，愈加楚楚动人，别有风致，清香透彻，令人流连，赏之不够，嗅之不尽。

天晴了，日头出来，依旧闷热。但因这一缸荷花相伴，清凉徐徐相送，溽热减了不少。特别是正午，一巷蝉鸣，满街无烟，人在睡梦里，犹可听见荷下鱼儿的泼刺，不觉想起汉乐府《江南》：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。鱼戏莲叶间。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”

更兼，时有蜻蜓飞来，于花叶间，时飞时憩，忽上忽下，曼妙起舞，翅膀摩擦空气的声音，让人心生美好，凉意满满……

